



源於真 李漢源

# 港京拉力賽

作為一個體育傳媒工作者，因為工作上的需要，很多時都能參與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各大體育項目，或需出席一些電視廣播國際會議，也藉此方便，可以順道於當地遊覽一下及參觀一些歷史名勝等，有些地方更是平常旅行未必會選擇去，又或者不會去這麼多次，像曾在巴西舉行奧運、世界盃，我就因為工作關係而過去8次！雖然出外工作，會承受比本地多的工作壓力，但適當的壓力則變成推動力，讓我在工作上會更加專注及有衝勁。

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入行時，我就受派負責「港京拉力賽」拍攝製作，在賽前我先去探路，由香港駕車直上北京，希望沿途找到一些拍攝地點，如一些名勝古蹟等作為背景，以見證這班國際賽車手從香港飛馳直達北京天安門的過程。探路根據比賽路線從海運大廈天台停車場出發，用13日時間，在沒有GPS的帶領下，途經廣東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，經歷共3,000多公里才到達北京，我們更在路程中在荒山野嶺度過一晚。而有時路經一些深山，村民會好奇地走來跟我們打招呼，很熱情地跟我們交談，有些更帶來地道小食；畢竟在八十年代，汽車經過他們所住的偏遠山區，也是小區中的大新聞。途中有些路段，風景天然優美，其壯觀



攝於河北省港京拉力賽途中。 (藉此文懷念香港賽車手，我師父仇偉冠)

# 假作真時「假亦真」

網上傳來一篇大熱資訊，說哈佛神學教授大衛查普曼，曾在演講席上對近千名學生解讀中國歷史和神話故事，讚賞中國人5,000年來全靠人力而無視神力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。

他最先以「火」為例，西方神話說火是來自火神普羅米修斯對人的恩賜，中國人不知有火神，只用人力鑽木取火；至於水，希臘神話說有了神造的諾亞方舟才能避過水難，中國人則靠萬人力抗洪，完全不靠神助。山擋住前面出路，西方人只消極想辦法從其他方向遷徙，中國的愚公則為未來子孫長線著想而移山；中國神話也多歌頌人力，十個太陽導致天旱禾稻不生，就有個奮勇的神箭手羿出來射走9個太陽。

遇溺喪生的女孩靈魂化身小鳥精衛，長年長月不畏艱辛不斷飛到山邊含取石塊誓要把海填平；每段歷史，每個故事，都是表現人類抱着人定勝天堅毅不屈排除萬難的精神。如果是無神論者的演



他是大衛查普曼嗎？作者供圖

# 重塑香港形象

前文提到「國際輿論」如何形成，超級大國作了很好的示範，如果說，過去的美國尚且裝模作樣，到了其「兵荒馬亂」的今日，尤其是到了癡癡的特朗普掌權時，超級大國猶如到了窮途末路似的，徹底地撕破了面子——有傳將拒絕給中國記者續簽。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橫蠻，也顯示出其心虛和無能。

記者不同於官員，雖然在國際政治層面，記者的報導難免帶有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出現偏頗性報導，但在新聞自由的多元化社會中，偏頗的報導是有機會被另一些跟進或後續報道所修正或推翻的。

以往的「國際新聞」主要由幾大西方通訊社，以英語這種國際通用兼易於理解的語言進行報導，加上西方英語媒體的影響力，形成了偏幫西方的「國際輿論」，這些輿論在其先進的科技推動下，加上其標榜的自由多彩生活方式吸引下，造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對西方社會不切實際的嚮往和崇拜。

痛定思痛，承受了這十年尤其是去年「登峰造極」般的痛苦，香港再也沒有本錢如此放任下去，市民需要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帶領，發奮圖強，重建家園，包括在輿論上重塑香港形象。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# 誰沒一點「債」

與疫共存的今天，誰沒一點「債」？我們被凍結在旅行社的數千元訂金，只限作延期出行使用，夫婦二人就有萬多元掛在旅行社裏。旅行社會否因疫情而結業，凍款能否兌現，還是未知之數。

朋友是超級郵輪迷，每年都有幾次郵輪外遊，很多都是早報名得大優惠，有些還是幾年前報名的新船下水。今年適逢世紀疫症，各地的郵輪都停擺了，理論上會退款，但實際上有拖有欠，外國的船公司陷入財困，香港客人追辦退款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朋友跟我鬥大，「你們才有那麼一萬幾千的凍款，我呢，現有十幾萬外債（退款）在遠洋哩，不知收錢在何時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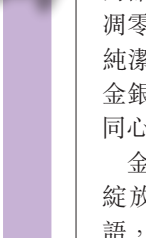
背了一點「債」（退款），還是不傷皮毛，起碼沒在旅途上，在家本來還是安全的，如今第三波疫情爆發，在家是否安全也是問號。

朋友住在市區黃金地段的舊式單幢大廈，自從大廈有了第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，全家活在誠惶誠恐中。他們盼政府安排人員到來消毒，或者為大廈居民做檢測，還沒等到，第二個、第三個確診個案相繼出現，大廈仍然沒有什麼應對措施，唯一可做的是足不出戶「叫救命」。

朋友苦笑說，住慈雲山的有救，他們住單幢樓的只能自生自滅了。我調侃他，住在黃金地段的人，今天竟然羨慕起公屋戶來了？！

社區感染之初，政府做的消毒、檢測很及時，當確診個案遍地開花的時候，政府資源又有限，只能集中用在重災區了；其他單幢樓和私人屋苑，就只能靠自己的業主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發揮力量。

舊樓管理沒話說，新樓亦好不了多少。新發展區的新型住宅群，雖有好的管理公司，但每幢大廈的商場都是連在一起，商場裏的食肆多間中招，每幢大廈都有住戶感染個案，中招的左鄰右里便有一個在附近，與疫共存成了新常态，反而沒那麼恐懼，在世紀疫症面前，金錢有數輕放下，生命無常看得開。



傳昱

# 清暑降火金銀花

金銀花，又稱雙花、二寶花，尤其是「鴛鴦花」的稱謂，堪稱妙不可言。夏季來臨，金銀花藤爬滿大大小小的籬架，濃綠的葉子相對而生，黃白兩色花朵成對開放，風輕輕拂過，清香撲鼻，籬架甚或發出嘎嘎的響聲，如同情人說着甜膩的話語。金銀花的藤葉即便到了嚴冬也不凋零，翌年夏天又開花生香，象徵愛情的純潔和堅貞。這正是「天地氤氳夏日長，金銀二寶結鴛鴦，海誓不以風霜改，處處同心歲歲香」。

金銀花初苞一襲青白，猶如清純少女；綻放後於枝頭挺立，細白若夢，微笑不語，在一團柔美綠光裏，猶如用純銀打製的精美首飾。她一派飄逸清亮的身姿，裊裊於初夏時光裏，芬芳靜好，絲絲揚揚，恰如妙處，像似媽媽婷婷的舞女。隨著時光一點點流逝，先開的花瓣漸由白變黃，後開的則依然以素雅示人，如此金銀相配，煞是好看。此時，金銀花的香氣屢屢不斷，觸鼻翼而動，輕霧纏繞一身金黃。

青藤纏繞籬籬，黃白相映花飛霞。莫怪方人珍不識，乾英一泡是名茶。一朵朵金銀花，巧兮織兮，由銀而金，之中瀰滿的是優雅慢時光，或靜思，或篤定，或陶然。一根根金銀花瓣頭，根根銀亮到底，疏朗清雋，令人愛惜。那亮白的面容，好一個詩意超然，還帶着一點兒的小調皮，待至稍稍老去，翻出幡然一悟的金色。正是十里春風不如你手捧金銀花，朝我盈盈淺笑的模樣。

金銀花蕾長着多股銀絲和金釵，細長的花蕊猶如蝸牛的觸角探尋，常常一帶二花，花兒呈唇形，形影相伴，狀如雄雌不離不棄。《本草綱目》認為，金銀花芳香透達又可祛邪，為清熱解毒良藥，因其適應性極強，民間應用甚廣。清代王夫之曾賦詩：「金虎胎含素，黃銀瑞出雲。參差

隨意染，深淺一香熏。霧鬢敬難整，煙鬢翠不分。無慚高士韻，賴有暗香聞。」盛夏直接用金銀花蕾泡茶飲用，是不可多得的消暑解暑良藥。

傳說，遠在三國時期，諸葛亮南征，七擒孟獲，將士們水土不服，中了山嵐瘴氣。後經一村寨，諸葛亮見村民面黃肌瘦，發發聲稱難救，村民感激不盡。一白髮老人得知蜀兵患「熱毒病」，便叫來學生孫女，說：「金花、銀花，你們去採幾筐仙藥來為蜀軍解難。」3天後，姐妹倆遲遲未歸。後在一處山崖下，見兩隻籃筐中已採滿草藥，筐邊有野狼的足跡和被撕碎的衣服鞋子。蜀軍將士含淚食藥得救，而金花、銀花卻獻出了生命。為紀念她們，後世把這種草藥開的花叫「金銀花」。

宋代張邦基的《墨莊漫錄》中，記載過這樣一則故事：崇寧年間，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的幾位僧人，從山上採回一籃野蕪煮食。不料野蕪有毒，僧人們飽餐之後便開始上吐下瀉。其中3位僧人因及時服用鮮品金銀花，結果平安無事；而另外幾位僧人，沒有及時服用金銀花，則枉死黃泉。可見，金銀花的解毒功效非同一般。至於擅長清解暑熱的「金銀花露」，便是以金銀花提純而成的蒸餾液，用之可緩解暑溫、口渴、小兒痲疹等症，有時還能輔助治療上呼吸道感染、感冒等症。

我的一個學生喜歡吃肥厚之物，引發咽喉發炎經久不癒，喉嚨裏像被人硬塞進去數不清的薔薇花，難受得坐立不安。她沙啞着嗓子，說話時斷時續，我看到這種情況，想她該是火氣上亢。遂問她：「我去摘金銀花，曬好了給你泡茶喝，好不好？」她深深地點點頭，我連續幾天從金銀花藤上摘下黃白夾雜的金銀花，然後晾曬在陽台上，這些金銀花在陽光的照射下，身體漸漸收縮，將濃郁的芬芳灑落一地，不斷將藥性濃縮於身。我精心翻曬着，直至曬乾。

# 人生不必着急

我們的住處離學校有點遠，女兒去上學需要搭乘火車，從家裏走到火車站要20多分鐘的步行路程。此時的澳洲還是冬天，天亮得也晚，每周二早上女兒去上課的時候我都陪她從家裏走到火車站，再一個人慢悠悠地走回家。回家的路上會經過3個十字路口，有的路口有紅綠燈，有的路口沒有。送完女兒回家時正是上班高峰，如果在路口遇上經過的車輛，我通常會停下來讓車子先走，認為他們都會急著去上班。然而每一次那些車子都會停下來讓我先過馬路，他們一點都沒有着急的模樣。

澳洲的鳥鴉不怕冷，冬天哪裏也不去，只是不像夏天叫得那麼歡，太陽出來的時候牠們踩着露水在人行道邊的樹下覓食，悠閒地吃着樹下的蟲子和果子，吃飽了，也不飛，像人一樣不緊不慢地踱着方步過馬路。西澳的州長也和大多數的西澳人一樣，是個不着急的人。從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，澳洲聯邦政府決定封國封州，到後來其它州在疫情似乎開始好轉後陸續開始解封，西澳洲卻在州長的堅持下一直保持着封州的狀態，哪怕總理大人急得在媒體上公開指責了他幾次，州長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堅持。結果顯而易見，急急忙忙地率先解禁開放的幾個州，尤其是新州和維州，疫情在州界開放後又迅速地爆發了，以每天新增幾百個確診病例的速度，把全澳原本只有7,000多例一下子提高到了10,000多例。幾個疫情嚴重的州便「一夜回到解放前」，又陷進了滿街戒嚴和超市搶購的困境中。

木心先生在《從前慢》裏寫到：「從前的日子變得很快/車，馬，郵件都慢/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。」而當下大多人們都急，為了快點吃，用化肥用大棚種蔬菜，用激素讓家禽和動物迅速生長，於是牠們便被迫不管不顧地加速成熟，比時光長得還要快；吃得急，「愛」得更急，從前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」，如今一生能夠愛無數人，有的人簡直恨不得把來生，來來生的「愛」都全部透支掉；除此之外，人們對地球資源的佔有更是急上加急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它身體裏面的寶藏全都挖出來據為己有，因此將千方百計的「開發」變成了破壞。從前慢的時候一切都按部就班，「賣豆漿的小店冒着熱氣」，如今急起來，人們把自己吃出了一身病，把自己「愛」得疲憊不堪，把地球「開發」得千瘡百孔，終於導致她忍無可忍，用一場又一場的災難發出了警告。直到今年，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給了我們一個魔幻的2020，一個不知幾時才會消失的致命病毒。前些日，很久未寫詩的胡野秋先生寫了一首《沒空寫情書的時代》。他在詩裏說：「從今天起我要給我的愛人寫情書/重新用老套的詞彙向她表白/讓她相信感情的河流從來沒有乾涸。」我把這首詩解讀為一封寫給地球的情書。或許，當人類類的在災難中重新學會審視自己，放慢腳步，與地球和平共處，「老套」地真正地去愛她，我們生命的河流便不會乾涸。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前文提到「國際輿論」如何形成，超級大國作了很好的示範，如果說，過去的美國尚且裝模作樣，到了其「兵荒馬亂」的今日，尤其是到了癡癡的特朗普掌權時，超級大國猶如到了窮途末路似的，徹底地撕破了面子——有傳將拒絕給中國記者續簽。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橫蠻，也顯示出其心虛和無能。

記者不同於官員，雖然在國際政治層面，記者的報導難免帶有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出現偏頗性報導，但在新聞自由的多元化社會中，偏頗的報導是有機會被另一些跟進或後續報道所修正或推翻的。

以往的「國際新聞」主要由幾大西方通訊社，以英語這種國際通用兼易於理解的語言進行報導，加上西方英語媒體的影響力，形成了偏幫西方的「國際輿論」，這些輿論在其先進的科技推動下，加上其標榜的自由多彩生活方式吸引下，造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對西方社會不切實際的嚮往和崇拜。

痛定思痛，承受了這十年尤其是去年「登峰造極」般的痛苦，香港再也沒有本錢如此放任下去，市民需要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帶領，發奮圖強，重建家園，包括在輿論上重塑香港形象。